

THE HISTORY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AND OF THE

佛曆二五二九年十二月初版

#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10

(全一百冊)

定價：新臺幣捌萬元正

本書作者：阿部宥精 等

本書譯者：「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編譯委員會

主編：藍吉富

發行人：朱蔣元

出版者：華宇出版社

社址：台北縣中和市景平路二五九巷二四號二樓

電話：(〇二)九四二六六七四・二四七七三七二

郵撥：〇〇一七六二五—三號朱蔣元帳戶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行政院  
新聞局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一五二四號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10

密教資料彙編  
陀羅尼字典

華宇出版社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 白聖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一

近三十餘年來，台灣佛教之發展，頗有明顯之進步迹象。其中，佛書出版之日漸蓬勃尤爲衆所週知之事實。

台灣光復之初，不唯大藏經難得一見，即或單行本佛書，亦爲數甚少。然時至今日，單行本佛書充斥坊間書肆，藏經之流通於世者，乃有六、七部之多。與三十年前相較，真有天淵之別。

縱觀光復以來之佛書出版史，有三件大事最值得一提：

其一，爲大正藏、卅續藏之再版。此二藏之流通使台灣佛學界輕易即可請藏，佛法之普及於知識分子間，此事居功甚偉。所惜者，二藏皆東瀛人士所編，吾人不過過翻版而已。

第二件大事，則爲張曼濤居士所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一百冊）之出版。該書爲國人自編，且全部重新排版之佛教大叢書。內容匯集民初六十年之佛學研究成果，頗便初學。

然現代佛教學術叢刊雖爲新編新版，內容則悉取自舊有佛教書刊，故較乏新義，就介紹新知之立場以觀，自有所不足。此次朱蔣元、張光雄二居士鳩巨資、開譯場，由藍吉富居士主編，選取國際佛學典籍百種，悉逐譯爲中文，編成「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其事較前此二大事更饒意義，亦更爲艱難。謂之爲光復以來台灣佛書出版史之第三座里程碑，實非過甚之辭。

聞該書第一輯即將出版，朱居士索序於余，因贅數語，以誌隨喜讚歎之意云爾。

白雲

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於台北

## 印順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二

華宇出版社編譯出版「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共一百冊，介紹近代國際佛教學術界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等，雖以日文作品為主，但內容是遍及各方面的。對於提昇國內佛學水準來說，相信會有重大影響的！

我們中國佛教，過去經長期的翻譯、研求與闡揚，到隋唐而大成。這是以中期的「大乘佛法」為主，上通初期的「佛法」，下及後期的「秘密大乘佛法」。中國固有的佛教，基礎異常深厚，日本佛教就是承受這一學統，適應現代，展開新的研究而有所成就。以中國人的智慧來說，如能重視中國傳譯的無數聖典，各宗奧義，進一步的攝取各地區的佛法，參考現代國際佛學界的研究成果，研究、抉擇而予以貫攝，相信會有更好的研究成績，佛教也一定能更充實光大起來。遺憾的是：時代是無休止的動亂，佛教受到太多的困擾；傳統的佛教界，又不能重視佛學。這才使國內佛教學的研究環境、研究水準，遠遠的落後於國外，無法適應趕上，這真是近代中國佛教的痛事！

我覺得，三十年來，由於政治安定與經濟繁榮，宗教自由，佛學界也有了新趨勢，對於佛教學的研究發展，已有了可能性。「世界佛學名著譯叢」，在這時編譯發行，真是適應時機的明智之舉！無疑的將使中國佛學界，能擴大研究的視野，增進研究的方法，特別是梵、巴、藏文——有關國際佛學語文的重視與學習，能引導國內的佛學研究，進入世界佛教學的研究領域。這部書的出版，將促成國內佛學研究的一個新的開始。

印  
順  
七十三年十一月於台中



## 星雲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三

十九世紀以來，歐美列強，由於政治、經濟、宗教等因素，對東方文化爭相關注。西洋的佛學研究，即造端於此。其後，在漢學、東洋學、比較宗教學等領域裏，常有涉及佛教的論題。佛教研究乃日漸興盛，終至有「佛教學」一門學科產生。

日本在十九世紀末、南條文雄、高楠順次郎等人自歐洲留學回國以後，其佛教研究態度及方法，乃逐漸脫離傳統形式而取法西洋。近百年來，該國佛教大學成立數十所，研究人才充斥學術界，佛書之刊行量，亦為舉世所矚目。

像日本西洋這類佛教研究，大多站在學術、文化立場，是人本主義的。其優點是能廣泛應用梵、巴、藏、漢等各種語文資料，以及史學、社會科學、考古學等方法。因此，其目標雖非着眼於弘法，然而，於史實真相之探求，各地佛教發展的軌跡，也頗有可以取資之處。吾人如能以漢譯大藏等資料為基礎，輔以此類西洋日本的學術成果，則其能獲得較圓滿的研究結論，自是可以預卜。

華宇出版社近擬發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一大叢書，內含歐、美、日本佛學

名著一百種，並悉譯爲中文。這是一件有意義的學術文化事業，值得隨喜。朱蔣元居士徵序於余，乃略述數語如此。

日生

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於佛光山

## 淨心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四

佛教研究大體可以分爲兩方面，一種是信仰式的研究，亦即站在信仰角度爲佛法所作的各種解析或闡釋。另一種是非信仰式的研究，亦即站在求知的立場，去探索佛教的內涵、發展及其影響。

第一種研究也就是傳統的佛學，從印度部派佛教、錫蘭覺音的各種註疏、大乘中觀、瑜伽、如來藏三系的義理體系，以及中日韓各國的教義組織等，都屬於這一類。至於第二種非信仰式的研究，則起源於近代西方。由於西洋人對東方宗教的好奇、探索而形成的專門的「佛教學」。這種具有西洋學術特徵的佛教學，從十九世紀以來，迄今爲止，已經成爲人文科學中的一大環節，而爲歐、美，尤其是日本學術界所重視。

我國是大乘佛教的第二祖國，對於傳統研究，曾經在古代大放異彩，也爲東亞文化增加了不少極具深度的精彩內容。可惜，到近世以來，不唯對西方的客觀佛敎研究頗爲陌生，而且在傳統佛學方面，也未能有較爲醒目的成果，比起曾受我國佛

教孕育的東瀛佛學而言，也頗有遜色。這當然不是任何中國佛教徒所樂見的。因此，如何振衰起蔽，該是目前大家所應共同思索的問題。

這次，朱蔣元、張光雄二居士籌印「世界佛學名著譯叢」，擬翻譯當代佛學名著一百種爲中文。這一龐大的文化事業，恰好爲「如何復興中國佛學」提出一種有力的方案。相信這部書的完成，將會爲當代中國的佛學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其學術意義與價值，是值得讚揚的。

淨

心

七十三年十一月序於光德寺丈室

## 演培大師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五

自釋尊入涅槃之後，中印各國的佛教，由歷代大德繼續傳承。由這種傳統沿續下來的佛教，有一種共通的特質，即較偏重佛教義理的疏釋與推演，而忽略史實的研求與確認。這種特質固然使佛教義理形成龐大精深的體系，但是由於忽視歷史的精確性，也往往使後人對前後期佛法混淆不分。

近代日本、西洋的佛教研究，與上述傳統方式正好相反。他們大抵從史實的推求着眼。雖然在義理研求方面不如古人，但是對史實的重視，則較古人為甚。因此較能釐清佛法的歷史發展，而不致混淆。加上研究視野及範圍，都遠較前人寬廣，乃使「佛教研究」蔚成一大學術王國。舉凡文學、美術、音樂、史學、哲學、醫學、天文、曆法……等層面，都可以在佛教研究裏深入地涉及。

因此，儘管這種研究也有其缺失而不能完全仰賴，但是可資取法之處亦不算少。尤其我國佛學界在這方面頗為陌生，如能吸收進來作為國人研究上的參考資料，對我國佛學的推展，必定有相當程度的貢獻。這次華宇出版社印行「世界佛學名著

譯叢」，所選譯的一百部書，幾可謂爲近代國際佛學成果的縮影。全書出齊後，對我國佛學界的神益，是可以預卜的。我很高興能見到這件文化壯舉的推出，並且樂於向國人推荐。

漁 峴

七十三年十一月序於新加坡

## 編者序——「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總序之六

近百年來，國際佛學界有幾項重大的發展。其一為世界各地佛教歷史及內容的發掘。印度、中國之外，錫蘭、西藏、中亞（西域）、日本、韓國等系佛教的特色與價值，逐漸大白於世。乃使世人瞭解佛教的歷史發展，是如此波瀾壯闊；佛教的修持與義理，是如此龐大恢宏。

其二是研究方法的大幅度革新。梵語、巴利語、藏語、華語的並行；考古學、歷史學、社會學、哲學、比較宗教學……等輔助學科的應用，使「佛教是什麼？」「佛教在人類史上曾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等問題，也逐步地得到解答。

由於研究範圍與視野的擴大，以及研究方法的革新，使現代佛教研究的方式與成果，大異從前。而從各國佛教大學或佛教科系的林立，也都可以看出佛學在國際人文學術界所受的重視。然而，很可惜的是，學術界這種研究風氣對我國並未能有若何影響。國內沒有佛教大學或科系，也沒有任何專研佛學的常在學術團體，研究方法也少有人能邁步走出舊有的研究領域之外。

視野狹窄與國際研究狀況的不熟諳，是我國佛學研究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們才想將近百年來外國佛教研究的成果，引介紹國人。當然，外國著述並不一定盡善盡美，但是，去認識它們的方法、態度、與成果，則是現代中國佛學界所不可或缺的。這種認識，很可能是佛教研究全面革新的開始。

稍諳學術與出版狀況的人都知道，目前從事這一龐大的工作是相當艱鉅的。以我們目前的財力與人力，一定很難達到理想的標準。但是，我們堅信：「動手做一定比空口說要好！」因此，我們才不計較現實條件的不足，而毅然起步。

華宇出版社的朱蔣元、張光雄二先生，在極其困難的現實環境下，仍然毫不動搖地支持這件事。這種為佛法、為文化而傾力以赴的精神，決非徒然空口說白話的書生者流所能企及。這部書之能夠圓滿出版，兩位先生當是最直接的催生者。

十  
監  
吉  
官  
田

七三年十一月「譯叢」第一輯出版前夕



## 出版前言

本書包含「密教資料彙編」與「陀羅尼字典」兩部份。主要都是與東密有關的資料或工具書。

第一部份包含的是密教入門文集與資料篇。前者是有關密教常識的六篇文章。對於什麼是眞言、什麼是手印、什麼是種子字等問題，這些文章都有簡明扼要的解說。最後收集的：「準提佛母——圍繞在主尊周圍的必備常識舉例」一文，是以「準提佛母」爲例，說明修法時的任一主尊，大致都有關於部別、名號、形像、三昧耶形、種子字、手印、眞言、修持功能及所依經典等問題。具備了圍繞在主尊周圍的這些常識，則對密教修法的基礎及修持目標，自能大體掌握。有閱讀古文能力的人，如能進一步參閱所依經典，則修法時當更不致有偏頗失眞的可能。由此可見，這六篇小文章，應該對修密的讀者，多少有所啓發。

資料篇方面，除了「梵字字形的發展與對比」是對梵字的解說文字之外，其餘都是

圖片。此中比較少見的是「密教修持圖片集」，雖然其中的圖片數量不多，但是仍然約略可以窺見東瀛密教徒的若干修持景象。除了修阿字觀之外，其中也有瑜伽術圖片，可見日本人在修密時採用瑜伽術作為輔助運動（修禪時亦然）。這些有益於修行者健康的改革，頗值得國內密教徒及禪修者參考。

第二部份：「陀羅尼字典」是有關東密陀羅尼的工具書。原書刊行於昭和三十一年（一八九八），由於其書有一定的應用價值，因此在昭和四九年（一九七四），日本的國書刊行會才應各方之需求，將該書重新印行出來。此處之該書，即國書刊行會版的影印。

工具書是佛學研究的根本，「譯叢」之中收有不少工具書，用意在為國內的佛學研究做一點紮根工作。「陀羅尼字典」的刊行。其故亦在於此。

# 目次

## 第一部份：密教資料彙編

### 一、密教入門

- (一)、真言、咒與陀羅尼……………阿部宥精……………三
  - (二)、真言手印概說……………梅尾祥雲……………九
  - (三)、象徵的世界——三昧耶形與種子……………二五
  - (四)、關於密教中的種子……………二七
  - (五)、密教法具的世界……………二九
  - (六)、準提佛母……………三二
    - 「環繞在主尊周圍的必備常識」舉例
- 二、資料篇
- (一)、梵字字形的發展與對比……………德山暉純……………四一

# 密教入門



## 真言、咒與陀羅尼

阿部宥精

真言是梵語曼怛羅（*Mantra*）的漢譯，這個辭彙並不是密教所特有的，而是承襲古代婆羅門教所用的辭彙。到底真言是如何產生的呢？其實這是愛好神秘的印度人，其民族性的自然流露。他們往往相信超自然的存在，以為超自然界與人類並不是完全沒有關係，人類如果專心的祈求，則以超自然界本來法爾所具有的本誓與念願為媒介，就可以圓滿成就個人的願望，消除現實的拘束與內心的痛苦，而進入解脫安穩的理想境界。

然而在修持瑜伽觀行時，單單是祈求諸天善神的冥助，使人感覺到有所不足。於是，呼喚妙號，或表達祈求的意志，這幾種內容組合起來，乃產生了持誦真言的修行方式。

這種真言產生的淵源極為古老，在梨俱吠陀一·三四·六裏，即有：「我今以咒文頂禮，以接近你。」之句。這樣的真言咒語雖然已經在梨俱吠陀上出現過，但是這不過是人

們表達意志的一種形式而已，與後代的咒語並不相同。然而到阿闍婆吠陀時代，真言被認為是一種具有靈力的絕對價值。當時流行息災、增益、降伏這三種咒術，到了奧義書時代，相應於這三種咒術的真言咒語也都出現了。

在印度思想裏，最被重視的「種子」字，不用說當然是「唵」(ॐ) 這個字。「唵」字本來只是感歎詞，後來被取來作為真言咒語的第一個字，在梵書時代，該字並未被視為梵的種子字，而被分解為阿(ॐ)、汗(ॐ)、麼(ॐ)三字，這三字到奧義書時代被配屬於三神，於是乃構成三神一體的思想。

另外，像神秘性詞彙「莎婆訶」(svāhā) 那樣，「唵」在古奧義書的真言中也常被使用。

如上所述，真言咒語在世尊出世以前，已經在印度相當流行。到底釋尊對這種世俗流行的真言咒語是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呢？釋尊以為，外道婆羅門之徒為了生活資糧而修持咒術，這是應該極力排斥的。但是如果為了降伏外道而不是為了生活，或為了保護自己而修習咒術，則釋尊並不加以排斥，反而認為有所必要，甚而釋尊也曾鼓吹這種咒術的功德。

在經典中，這類事例不遑枚舉。

釋尊對於世俗真言咒語的態度既如上述，因此在原始佛教的僧團中，真言咒語的盛行是可想而知的。到部派佛教時代，法藏部與大眾部等部派都有咒藏存在，這種情形應該可以作為上述事實的證據。

依多羅那他（Pratāpantha）的佛教史所載，初期大乘佛教的學者馬鳴、龍樹、無著、世親等人，都是持誦真言的行者。果其如此，則他們一面在宣揚般若皆空的思想，或強調唯識中道觀的思想，而在實際生活之中，他們同時也是持誦真言的修持者。另外，在法華、涅槃、華嚴等經完成時期所出現的諸大乘經典之中，不只是諸天善神的數量甚多，而且各種真言的數量也為數不少。密教教理在這個時候已經稍具雛形。其後，經過一段時期的發展，兩部大經終於產生，密教教理體系乃告完成。在金胎兩部大經之中對真言甚為尊重，以為佛陀出世的目的，即擬以此等真言的內容來使衆生覺悟。因此佛教的真生命就在真言之中，而金胎兩部大經也以此等主張統攝佛陀一代的教法。

在各經典之中，除了真言之外，也述及陀羅尼、明咒、咒、神咒等辭彙。對於這些辭



彙的意義。茲簡單說明如下：

(1)、真言 (Mantra)

這是大日如來三密中的語密。由於如來的言語真實契理，全無虛妄，因此稱爲真言。在「釋摩訶衍論」之中，將真言配屬在五種言說中的第五如意言說。換句話說，真言就是象徵諸法實相的秘號名字。

(2)、陀羅尼 (dhāraṇī)

義譯爲總持、能遮。真言的一字、二字或數字，不論字數多寡，每一字都能總攝任持無量教法義理，持誦者能藉以消除一切障礙，得到無邊利益。由於有此功能，故有此名。

(3)、明咒 (vidyā)

真言是超越凡慮之如來不思議智的結晶，自體清淨圓明，因此持誦者悉能消除無明煩惱之闇昧，使身心皆得圓明清淨。因此乃有此名。

(4)、呪、神呪

持誦真言者能引發神通、消除災患，與世俗咒禁法的神驗略有相似之處，故有此名。

由上述說明可以窺知，不論真言、陀羅尼、明咒或神咒，雖然名稱互異，但是所指謂的對象則完全相同，只不過各名詞的着重點稍有差異而已。因此，不空三藏在其「總釋陀羅尼義讚」有云：「或有一字真言，乃至二字三字，乃至百字千字萬字，復過此數，乃至無量無邊，皆名陀羅尼、真言、密言、明。」（大正藏、十八冊、八九八頁B）

一般而言，真言等辭彙在本質上並沒有任何區別。世俗以為真言所指的是較短的句子，陀羅尼所指的是像大隨求陀羅尼、佛頂尊勝陀羅尼等長咒。這種說法可說是一大誤解。真言在形式上可分為大咒、中咒、小咒三種。大咒又稱根本陀羅尼、根本咒與大心咒。這是將諸尊的內證本誓功德作詳細宣說的真言陀羅尼。

中咒又稱心真言、心秘密咒、心咒。是宣說根本陀羅尼之心要的真言，此等真言顯示出該尊之內証秘密的真實精要。

小咒又稱隨心真言、心中心咒。由於此等真言，是從宣說諸尊內証本誓之真言中，抽出其核心秘奧而成的真言，故有此名。

此外，又有所謂「一字咒」者。這是將本尊的種子作為真言持誦，或者在種子字之前

加上歸命詞句 ( namah samanta-buddhanam ) 而成的真言。所以，任何一尊的種子字，都可說是一字咒。不過，通常在提到一字咒時，往往指的是「一字金輪的種子」：*hūṃ* ( 唵 )。

——摘譯自阿部有精「大陀羅尼末法一字心咒經解題」，國譯一切經密教部第五

## 真言手印概說

姆尾祥雲

### 一、真言

在密教裏的四度加行、灌頂或其他各種修法之中，居核心地位的，就是手印和真言。離開了手印和真言，秘密事相將完全不能成立。在手印與真言二者之中，真言先行成立（註一），然後才有手印出現。故此處先對真言加以解說。

真言或稱「陀羅尼」（*Dharani*）（註二）、或稱「明」（*Vidyā*）、或稱「明咒」。而在探討真言、陀羅尼或明咒的成立發展過程時，其淵源各各不同。但是從它們都已成立這點來說，它們是同一物的異稱。由於它宣示說明如來真實境，因此稱爲「真言」；因爲它可照破無明迷暗，故稱爲「明」；又由於藉誦念真言明咒，可使心集中統一，因此稱爲總持，或陀羅尼。

真言是由什麼途徑發展出來的，茲暫不談。此處僅直接深入其內容，對於所使用的語

言的性質加以觀察，則知真言有三種。(一)、完全由無意義的語言所組成，(二)、混合無意義和有意義的語言所組成，(三)、幾乎完全由有意義的語言所構成。

由完全無意義的語言所構成的真言是什麼呢？例如『菩薩善戒經』第七(註三)及『瑜伽師地論』第四十五(註四)所說的壹底、密底、吉底、毘犀底、鉢陀膩、莎訶( *iti mīti kīti vikṣānti padhani svāhā* )與『佛母孔雀經』(註五)所說的啞哩、弭哩、枳哩、弭哩、伊里黎、羯怛黎、計覩嚩黎( *Hīli mīli kīli mīli ilīle katāle ketūmūle* )。以上皆為完全由無意義的語言所羅列而成的。所謂「無意義的語言」，有些是本來的意義早已消失，因此才成為無意義的語言，但是，也有從一開始就沒有任何意義的。這種從一開始就沒有任何意義的語言，如何被攝取入真言陀羅尼中，而被認為具神秘力量的呢？這起因(註六)或許是由於瑜伽現行者專心實修，在其興奮的時候，所發出之無意識的摩訶語或叫聲。在如此恍惚無我的境地中所發出的語言，是來自上天的啓示、無限界的神秘語。因此其被認為是神聖的，且被相信念誦此語言有除去病魔、招來福壽等等力量。

又無意義的語言中也有調整音調，把(ॐ)韻的語言反覆說出，或將(ॐ)韻轉成(

i) 韻或 (u) 韻，再反覆講出。例如『大雲輪請雨經』（註七）卷下，求雨的眞言：娑邏娑邏、四唎四唎、素漏素漏（Sara sara, siri siri, suru suru）與闍婆闍婆、侍毘侍毘、樹附樹附（Java java, jivi jivi, juvu juvu）與遮羅遮羅、至利至利、朱漏朱漏（Cara cara, ciri ciri, curu curu）與婆邏婆邏、避利避利、復漏復漏（Vara vara, viri viri, vuru vuru）與婆邏婆邏、毘梨毘梨、蒲盧蒲盧（Bhara bhara, bhiri bhiri, bhuru bhuru）。從 (a) 韻轉成 (i) 韻或 (u) 韻的 Siri siri 與 Suru suru，這種語言是獨立的，後被用於種種的眞言陀羅尼中。

由無意義的語言所構成的眞言主要見於雜密經典，大部分是去除疾病與障礙等的咒文。但在大乘佛教中，無意義的語言被採用爲瑜伽現行的方便。這可以和臨濟禪「聞隻手之聲」的公案相匹敵。爲了要探究無意義的眞言的意義，專心努力使心能統一起來，自然能觸及絕對風光，而知道無我的大我。這種眞言被稱爲能得忍陀羅尼。這可以『瑜伽論』第四十五等，前面所提到的壹底、密底、吉底、毘羅底、鉢陀膩、莎賀的眞言爲例而加以說明。

其次是由無意義的語言與有意義的語言所混合而成的真言。例如『入楞伽經』（註八）陀羅尼品的真言：如覩吒覩吒、杜吒杜吒（*Tuite tuite, vuite vuite*）等的無義語與無義語間，插入了 *Anale anale*（無垢啊！無垢啊！）、*Vimale vimale*（離垢啊！離垢啊！）、*Hime hime*（如雪啊！如雪啊！）等語句。這些語句之中，有些是有意義的，有些是暗示一種觀念、有些可以喚起與該真言的目的相應的聯想。這種以無義語中插入有意義語的場合，其所插入的有意義語，常以「。」「」作結尾，且常是女性呼格，意味著「怎麼樣！怎麼樣！」

最後一種是，幾乎全都是有意義語所組成的真言，但是有暗示式和略詮式二種。所謂的暗示式，指激起與真言之目的相應的觀念，與暗示語言的羅列；而暗示語之間並沒有任何文法上的關連。例如在『七佛所說神咒經』（註九）所說的淫戒的明咒，列有：貞潔、無欲、淨潔、無染、邊滌諸語；酒戒的明咒有清素、不醉、不亂、無失、護戒之語，這些都是暗示式的真言。而以阿（*o*）一字表示本初不生、以囉（*ra*）一字表示塵垢不可得，字門陀羅尼（註一〇）可以說完全屬於暗示式真言。又、略詮式的明咒是以極簡潔的語句

以證示一系的思想，例如『摩登伽經』（註一一）所說的大梵天王神咒：

kāma hi loke Paramāḥ prajānam teṣāṁ

在所有的人類世界中，欲是最麻煩的，

Prahāṇaya abhūtantarāyas tasmād bhavantah

將欲望捨離了，就沒有障礙，

prajāhantu kāmāṁs

將諸欲捨離吧！

tato tvaṁ prāpsyatha brahma-lokaṁ

這樣的話，你就可以到達梵的世界。

即「有形必有欲，有欲必有苦；若能離此欲，定得梵天處」。又『無量壽儀軌』（註一二）所說的淨三業明咒：

唵娑嚩婆嚩秣馱薩嚩達磨 ( oṁ svabhāva-śuddhāḥ sarva-dharmāḥ )

唵、自性清淨的一切諸法，



娑嚩婆嚩度哈 ( svabhāva-cuddho 'ham )

我是自性清淨。

這兩個明咒即是略詮式的真言。

如是，真言有「無意義」、或「有意義」的真言等幾種，其中那一類真言才是適合純正密教的本旨呢？不用說，是由有意義的語言所組成的真言。誦讀由完全沒有意義的語言所成的真言，雖然可以使精神統一，也可以得除病消災等的世間成就。但是有時會使心沈於空定，而不能作智慧的觀想。佛教主張定與慧都是必須的，其所以鼓吹止觀一起的理由即在於此。通常在佛教中，修止觀是於別時別處修；但在密教修止觀則常在同時同處修（註二三），其持誦真言等方法，即如同時同處修止觀的方法。因此，從兩部大經開始，屬於純正密教的真言，都是由可以開慧觀的有意義的語句所構成的。把心集中於這些語句所詮顯的意義上，一心不亂地去思考其意義，自然可以做到止觀並行，開慧解而達到悟境。所以善無畏三藏在他的著作『大日經疏』第七，特別注意到這點，而說：「而今此真言門，所以獨成秘密者，以真實義所加持耳，若但口誦真言而不思惟其義，只可成世間義利，豈